

第十七回 書生平寇一世奇功 女子榮親千秋佳話

使節馳驅出帝京，主旄旄得專征。
龍精舊賜青萍劍，魚口新傳黃石兵。
開府常看湖月落，登陴遙望海雲平。
壯懷酬卻烽煙靜，笳鼓秋風起百城。

話說梅公子，因病羈留馬有德任聽，調理痊可。此時馬有德已報欽取，擇日同孟宗政三人一齊進京。梅公子先到雲水庵，拜奠父親靈柩，送個禮謝了庵主，然後同孟宗政一逕到趙汝愚衙門裡。趙汝愚正與小姐閒話，唏噓傷悼。忽報梅老爺在外，不勝之喜，忙出迎接。梅公子拜倒在地致謝道：「晚姪今日之微軀，皆老伯再造之恩，真個生感死戴，尚未圖報。」趙汝愚扶起道：「賢姪何出此言，令先尊忠誠格天，以至福澤子孫，老夫何德之有。今日此來吾之心事已完，可無愧於故人。我即捐軀報國，亦復何辭。」梅公子聽得話有蹊蹺，不勝驚訝，正待要問，趙汝愚指著孟宗政問道：「這位兄是何人？」梅公子道：「這是敝友孟宗政，邂逅結為知己，乃當今第一儔俠義英雄，武藝絕倫，有頗牧之風。所謂未處囊中何能脫穎，作意薦諸朝廷，以圖擢用立勳。」趙汝愚復把孟宗政停睛一看，真個威容貫額，俠氣臨顛，肅然起敬。從新敘禮，遜坐道：「當此疆場有事之秋，正朝廷用人之際，若得這位將軍齊力皇家，何患妖氛不滅而乃議和耶。」梅公子驚問道：「年伯為何忽有議和之說？」趙汝愚不說馮小姐情由，竟說小女怎生假扮獻策，程松怎生求親起釁，出使議和的始末，說了一遍。梅公子驚呆半晌，暗自躊躇，報恩雪怨不患無由矣。遂立起身就要辭出。趙汝愚驚訝道：「賢姪初至，尚未蒙恩受職，正可下榻在此暫爾盤桓。」梅公子道：「蒙聖旨宣召而來，豈可不速去謝恩，若私自逗留，其如王命何。完了公事，後敘正長耳。」趙汝愚點頭暗喜道：「好個少年老到。」於是孟宗政暫留趙汝愚齋中。梅公子一逕入朝面聖。正是：憶昔先嚴觀日光，風波四起恨茫茫。

今朝喜得陽和候，缺月重圓花再芳。

此時天子尚未退朝，正與大臣酌議邊事，程松亦在班列。梅公子拜呼謝恩。聖上問道：「爾是梅馥之子麼？」梅公子答道：「臣梅幹是。」聖上道：「爾父親別奸為國，忠節可嘉，故特召汝，今授以諫議之職，以旌父忠。汝可直言諫淨，不替父志，毋負朕意。」梅公子復謝恩奏道：「臣父抗顏觸奸，捐軀報國，係臣子分內事。今蒙陛下不以微臣之賤，思及草莽，使臣復瞻天日，臣不勝惶恐。陛下資性天宜，學富日新，兢兢勵精圖治，辟四門，納百言，誠社稷生民之福也。臣何敢不妄言之。今敵人猖獗，金甌中何可容此小丑。正當大奮天威，興師剪滅，誠今日之急務，何忽有議和之旨。況趙某係先帝老臣，何堪遠使沙漠？以祖宗之天下而與外寇議和；議和則必割據地面，寇欲無窮，靡有底止，願陛下圖之。臣冒死待命之至。」天子道：「朕豈不憫祖宗之社稷，宵衣旰食，以圖恢復。但外無勇將，內乏謀臣，所以一聞緊報，朕不免驚恐莫措，一時沒個萬全之策。今日之以恩結好，暫息干戈，實出於不得已，非朕本懷樂與議和，為天下笑也。」梅公子奏道：「啟陛下，從來天下無不可討之賊，向因奸臣弄權，包藏禍心，以至武將掣肘，所以每裹足而不敢前。今陛下起草莽之英雄，隆其禮，專其任，馴龍伏虎，自有其人。臣願保舉一人，韜略蓋世，膂力軼群，誠當今將才，願陛下投艱以試。俟有斬將搃旗之功，方承恩賞，不然臣願一體待罪。」天子大喜道：「卿所保舉何人，現在何處？」梅公子奏道：「姓孟名奇，現在趙汝愚齋中。」天子即敕旨宣召入朝。話分兩頭，且按下休題。

卻說程松侍立兩班，初聽得謝恩的是梅馥之子，心上又驚又疑。後來又聽說不用趙汝愚出使議和，保舉什麼孟奇出征，不覺驚疑變成怒惱。只因聖上問答正忙，不敢參辯，一腔火性鬱耐住。今見宣召孟奇出旨，捉個空隙，連忙俯伏奏道：「啟陛下，此非梅馥之子，不知何方棍徒假冒，漫天狂言誤國。據臣謬揣，實趙汝愚抗違君命，暗使假冒，蠱惑聖聰。請速付典刑，一併治罪。」天子驚問道：「汝果認得他不是梅馥之子麼？」程松道：「臣雖未識面，但梅馥止有一子，眾所共曉。前因獲罪韓侂胄已經拘執付獄，尚未正法。何今忽又有一梅馥之子，情弊顯然，願陛下犀照，毋為奸人所惑。」天子道：「你說得罪韓侂胄，這是他好處了。」對梅公子道：「朝廷之上，難道你敢於玩法如此，是真是假，須實供吐。」此時梅公子吃驚非小，又不知是程松，正在遲疑，忽承天子問及，奏道：「臣該萬死。假冒之事，實在當期待罪之時，不在今日承恩之日。」遂將父親被戮，僧舍讀書，程松起禍，徐魁救主，前後始末，細細奏上。天子驚怒道：「程松固結奸黨，陷害梅馥之子。孰知忠臣之門，復出義僕，所以在獄者認假為真，而應朕召者認真為假。則梅幹之假冒無憑，而程松之奸惡有據。即刻革去冠帶，著三法司審問，處決回奏。」正是：

讐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

梅公子曉得就是程松，暗喜，一霎時無意中恩仇盡白。此時趙汝愚率領孟宗政，俯伏候旨。趙汝愚也把程松陷害梅公子，徐魁代主的情由，細細陳了一遍。天子大喜。一面敕旨宣召徐魁，一面宣孟宗政上殿。龍目一顧，道：「這豹頭燕頰，是個將才。朕得此奇士，何患勁敵不克，恥憤不雪哉！」徐魁已至丹墀，聖上問起情由，徐魁一一奏對。又將程松暗使行刺謀害，虧獄官李焯仗義，苟延餘喘以至今日，揭覆盆得見天顏，重逢幼主。聖恩之浩蕩，固生當殞首死當結草。說罷，潸然淚下。聖上撫諭道：「朕當旌獎忠義，勵俗風世，使綱常名教，萬民知所尊仰。」梅公子等俱各謝恩出朝，一齊到趙汝愚衙裡來。徐魁對著趙汝愚、梅公子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小主人今日蒙聖恩獎擢，表揚先老爺之精忠，皆賴趙老爺再造之恩也！」趙汝愚忙扶起。梅公子道：「若論到今日，你倒該受我一拜。當日若不挺身救我，焉得有此今日。」

推遜了一回，只得各相揖過。孟宗政與徐魁也敘了禮坐下。徐魁只是侍立不敢坐。趙汝愚道：「請坐了。」徐魁鞠躬答道：「主人與趙老爺在上，小人焉敢坐。」梅公子道：「今日之爾我，俱係朝廷命臣，感恩敬義之情則有之，至於主僕坐立之禮則無也。」徐魁答道：「恩之所在，即義之所在。小人受主人之恩，自當報恩以全義。恩義為立身之大節，主僕為名分之大關，豈可因一時報恩之小義，而變萬古綱常之大禮乎！小人雖微賤，蒙皇上加恩於禮法之外，凜凜乎愈以禮法自持，怎敢倨坐犯上耶！」梅公子與趙汝愚、孟宗政愈欽服其卑禮謙小，俱立起身來，各相勸勉，待徐魁肯坐，然後互相坐定。徐魁又下個禮，方打旁侍坐。梅公於與徐魁闊別幾載，今日忽得聚首，真個相敬相愛，各談心事。談到悲傷受苦處，不禁泫然淚下，談到否極泰來，不覺躍然起舞。兩個人叨叨說了半晌。趙汝愚與孟宗政聽了，也不覺忽而為之悲，忽而為之喜。正是：

別來無數悲歡事，盡在今宵敘話中，
堪笑當時旁聽者，悲歡不覺也情同。

看官，我們看小說的，看到喜處也喜，看到苦處也苦，何況趙汝愚、孟宗政當此際者，如今待在下再說。那徐魁對梅公子道：「先老爺靈柩尚寄在雲水庵，小人時刻掛念，雖不能親往拜奠，每逢節局，遣人致祭，吩咐庵主管。今老爺當請旨諭葬論祭，完此一段大事，庶無遺憾。」梅公子道：「這是子道所當然，不消說得的。但我歷盡艱苦，飄泊幾載，今幸拔雲見日，以為冤白憤雪則可，若以為功成名遂則未也。故一見孟兄之豪俠，便執鞭附驥，一聞疆場多事，每奮志著鞭。弟一先要奏聖上寢此和議，保舉孟兄立了功績，以後及於葬祭耳。」孟宗政起謝道：「自不過巖穴之匹夫，忽蒙垂青得附青雲之上，敢不掃除勁敵，助梅兄成事，以報知遇。」正談論間，早排上筵席，剛要舉觴，長班進稟，李煥文求見。梅公子忙出迎接，敘禮遜坐。梅公子致謝道：「蒙親翁天高地厚之恩，不棄寒微，結為絲蘿，使好人不得肆其志。今日之承恩謬獎，皆賴榮施，此恩此德不啻銘心縷骨也。」李煥文道：「一來仰令先尊大人之精忠，二來敬小婿之高義，故敢以小女侍奉巾櫛，得承忠義之訓，弟有何德，敢叨謬譽。」趙汝愚舉觴勸飲，長班又進報，馬老爺在外。梅公子大喜，正要出迎，只見馬有德已躡進來，俱出位迎接，敘禮送席。六人談笑歡飲，觥籌交錯，各極酩酊而散。徐魁與主人話濃，也留宿趙汝愚齋中，與梅公子抵足而臥，准准談了一夜。真個：

談心嫌夜短，知己引杯長。

次日旨意下來，梅公子加兵部尚書職銜。孟宗政除授掛印都督，率領精兵三萬，前往討賊。趙汝愚免道出使議和，原居舊職辦事，待平寇有功，一併升賞。李煥文、徐魁另行授職優獎。梅公子、孟宗政等，俱承旨謝恩，彼此歡喜不盡。

獨徐魁因念主人幾載睽隔，暫得相逢又要遠別，心中怏怏如有所失，意欲請旨同往。遂與梅公子說道：「主人出征，勤勞王事，小人怎敢希圖安佚，願執鞭隨蹕，便於朝夕侍奉。」梅公子大喜，同孟宗政入朝謝恩，又把徐魁一節奏准。聖上敕旨除授徐魁監軍之職，限三日內起兵。梅公子、孟宗政檢閱兵馬，申飭號令，一一嚴整，宰牲祭了中軍帥旗。孟宗政又拜祭了兩口寶劍。聖上賜梅公子、孟宗政，各人御酒三爵，錦繡大紅戰袍各一襲，尚方劍各一口，謝恩出朝。正是：

劍吐雙虹飛北斗，旗翻孤隼卷秋雲。

君思切體征袍重，願掃妖氛樹異勳。

趙汝愚與馬有德、李煥文，俱置酒郊外餞行。梅公子、孟宗政、徐魁，俱戎服裝束，燦爛耀日，自不必說。各飲三杯，跨馬一拱而去。但見行伍整肅，旗旛鮮明，炎炎赫赫，不愧天朝兵將。趙汝愚等嘖嘖歎賞不已。神口趙汝愚虧梅公子挺身保奏，免卻一番辛苦，許多口憂，暗暗感激。但奉命出征，未知勝負如何。小姐姻事，尚未完配，殊切憂思，日後未可料也。看官，原來趙汝愚立志要把馮小姐與梅公子配合。但認做己女，在梅公子面前，並不題起趙即是馮。小姐面前亦不說明梅即是木，彼此葫蘆底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梅公子約束兵馬，逢州過縣，真個秋毫無犯，歡聲載道。不一日到了敵所，紮下營寨。這是邊疆地方也。杜詩云，

何處吹茄薄暮天，塞垣高鳥沒狼煙。

遊人一聽頭堪白，蘇武爭禁十九年。

梅公子號令嚴肅，不就輕敵。一面勵兵秣馬，一面遣精細打探賊勢。原來一向舉將非人，又兼口調掣肘，怎肯戮力效死，所以屢戰屢敗，張了賊人之威。精細探得賊兵有數十萬之眾，官兵在邇，藐不知畏，四野散處，凜不可犯也。梅公子與孟宗政道：「人眾必糧缺，持久則約束寬而散，口戰必克矣。然而，以我三萬之師，敵彼數十萬之眾，非可驟也。以寡禦眾，非智不克。兵法有以緩待急之道，必須絕其糧道，日與挑戰而不與戰者數四，然後可克也。」於是撥徐魁統領精兵五千，夜行襲北，屯紮關口，絕其來餉。孟宗政左排五花，右列八門，揚旗挑戰。及至賊兵四起而又堅壁持守，不出一騎。如此者數日，賊營缺餉，撥兵殺出關口。怎當得徐魁營壘堅密，猶如鐵桶，不與兵戰，僅打一炮名為大將軍，賊兵打成一條血路，有十里多長。那邊梅公子探知消息與孟宗政道：「賊勢衰安，可進兵矣。」於是孟宗政將號旗一颺，二萬精兵奮勇前驅。自己手舞雙劍，先鋒撥馬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只見賊兵四面繞合，將孟宗政軍馬團團圍住，鬥個不迭。虧得梅公子率領五千鐵騎，飛速衝陣以為應兵，徐魁一支兵又襲其後。前後夾攻，賊營大敗。准准自卯至酉，殺了一日，殺傷無數，血流成河。襄漢等處，凡賊竊據之地，盡行恢復。降者發糧賑濟，籍其少壯者，號為忠順軍。由是威名大振，一面報捷朝廷，一面賞勞軍士，奏凱而回。從此邊疆安靜，不事干戈，皆梅幹、孟宗政、徐魁三人之力也。正所謂：

天涯靜處無征戰，兵氣銷為日月光。

且將梅公子得勝還朝一節，留作後文，再說這裡閩英小姐一番。逃避事犯嫌疑，料叔父不知怎樣翻唇弄舌，污蔑芳名。為此冒險獻策，邀個獎譽，以塞眾口。果然欽賜為閩中學士，一番榮耀，已不得奏復本姓，請旨發葬，顯揚父母。不意義父又以辭婚起禍，憂心如結，未及到此。今喜得免了和議，仍居舊職，釋此愁腸，不妨乘間把心事婉曲詳陳。為此對趙汝愚道：「非孩兒情薄有違膝下，孩兒痛念馮氏宗祧，已無其人，倘邀聖恩容復本宗，出姓揚親，請旨祭葬，完此一段隱情，自當永娛膝下。未知爹爹尊意如何？」趙汝愚大喜道：「孩兒之言甚為有理，我不過為汝伶仃無依。又令先尊所托，所以叨受一拜，豈有他議於其間哉。且汝守貞全孝，才略欽動朝廷，老夫正喜出望外。我當力奏聖上，復姓揚宗，誠曠代奇勳，我亦有榮施焉。」

說罷，遂進書房繕寫奏章，上呈道：「臣趙某奏：為代陳悃悻，懇恩特獎，以勵風化事。欽賜閩閣學士趙英，實係刑部尚書馮又玄之嫡女。伊親乏嗣，中年雙逝，遭叔又敬，佔產逼嫁。英懼禍改裝，奔臣托庇，以臣與玄係內兄弟之戚也。夫英好學能文，堪擬班婕妤之重生，守貞盡孝，奚殊緹縈女之再世。是以冒威獻策，蒙賜今職。竊惟婦德通乎天聽，既沐聖恩於覆載，而經略出自深閨，足徵庭訓之淵源。伏惟陛下憫念柩木久暴，窀穸未卜，敕賜葬祭，復姓本宗。則英一才女，喜雙親無嗣而有嗣，渺渺忠魂，沾天既生女勝生男。風俗由此而日敦，士心從此而益勵者也。臣不揣冒昧代陳，俯伏待命之至。」

趙汝愚進此奏章，與馮小姐指望批准。正在躊躇，次日喜得就有旨下，道：

故刑部尚書馮又玄，係先帝老臣，退娛丘壑，高風可嘉。惜其承祧無嗣，止生弱女，遭叔不良，拜戚趙姓為親。女既學識兼優，何異男子，今已賜爵學士，准復本姓，歸里葬祭。著該部行敕彼處，有司監奠。馮又敬著地方官懲治。欽此。

趙汝愚與閩英小姐接旨謝恩，歡喜不盡。但旨內把畏天懲治，雖覺痛快，在小姐心上轉為不安。這也是小姐的好處。趙汝愚忙收拾起身，船頭上豎著水牌，極大的五個金字：「欽賜女學士」。又高腳牌兩扇，寫著欽賜恩葬祭。所過州縣迎送，好不熱鬧。但此去，馮畏天見了姪女，不知作何狀貌也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